亦信孝廉謹自敕

史記內編卷十三

漢　龍門司馬遷　著
明　建武鄧元錫選評

平津侯主父列傳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少時爲薛獄吏有辠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爲博士使匈奴還報

事豈可前定哉

在作何狀愛憎之致變如此

緣重民勞

遂主意持論在此

不合上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為博士是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為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為布

眞妾婦之道

蔬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二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閒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

度不可爭直回護自引過求小補甚深智

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元朔三年張歐免以弘爲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爲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韋昭曰以弘之才非不能得一也以爲不可不敢逆上耳）弘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

不辨之不辯
誠深
自引過適彰
言者之訐愆
飾儉可取信
非節謙讓

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

順、黯○意○引○過○

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覇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今臣弘位爲御史大夫而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爲丞相封平津侯弘爲人意忌外寬

泥裹有刺

報怨

樹恩

此諸所自隱度又不明言此恐犯非所宜言之誅至深至深

內深諸嘗與弘有郤者雖陽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脫粟之飯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塡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叛逆之計此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

又尊讓天子乃引過稱病

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厲賢予祿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駑之質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

溫美甚

省思慮一精神其本醫藥其輔至言至言

馬塡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爲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迺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間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

子慶嗣爲平津侯慶爲山陽太守十餘歲坐法失侯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横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迺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爲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爲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

不忘戰短
賓
下極陳好戰
之敝　主長
下陳其悔

奴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

波瀾如覺數
文

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

又出一步

而下修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亾在所用願陛（鄭曰重結）下詳察之少加意而孰慮焉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徐樂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柱）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

整然之段
束

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
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
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
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
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是之謂土
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
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
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

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爲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哉此二體者

逢王意言之

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閒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

安危大幾此
謂衆中之生

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嚮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修其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

過秦論是時當遍行士夫沿襲爲說故三子一律文亦甚摹倣

道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

總微

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壞長地進至于覇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絶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

文出一步

却總結

主父憂坐市徐樂憂郡守皆不慮之慮然郡國權方輕豈能發難哉

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撟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綜前束）上觀齊晉之所以亾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遺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書奏天子天子

得天地自然之勢因人情便欲行故之而從乃知景帝時不削弱直需之至武帝時而分亦未甚害事

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爲郎中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爲謁者遷樂爲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

覊心所圖然本王事

亦猶重內

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幷兼之家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大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阸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

日暮途遠言已老無幾何時直欲快目前顛倒是非而行之不復忌顧此实豫之極五鼎烹忌可戒可戒

弘有郤

恨齊中之

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計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主父為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

多怨多敵

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母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爲終不得脫罪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上主父偃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偃居中不敢發及爲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爲主父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主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

終報其怨

誅。是時公孫弘爲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主父偃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洨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爲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含蓄

不結之結有味

時机

悲人情薄忽

如轉圜

循吏列傳贊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結上生下

遡古純德制治清濁之源於今極弊真知道者之言

粹乎道德之言

暗指秦事實刺漢武微婉有深味昔天下與漢興相應

欲快心何論

酷吏列傳六十二

首稱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次稱老氏

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

道德然愈益可傷本順其意爲言然實痛心之言風武帝於高惠文景之治

讀酷吏傳未有不禍及其身并中其子孫天道神明人不可妄殺之語尤信朱迂齋言酷吏乃天所降示

文綜孔老言結微婉妙甚

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圜斲雕而爲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屬

虛綱寄句

明示去

取五字結

郅都者楊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爲中郎將

罰百姓而天獨報之酷吏始信然耶

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亾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瞯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爲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爲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

夫吏豪敢乃顧廉斯必深禍矣

慷慨

老嫗終愛子孫

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爲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

一字句

五字轉

顧篇中本

言

節拜都爲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爲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爲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

寧成者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爲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如束溼薪滑賊任威稍遷至

濟南都尉而郅都爲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
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
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
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爲中尉其治效
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傑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
徙爲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
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爲不復收於是解脫
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

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父友事之也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由以宗家任為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

風刺時去漢初治象遠矣

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爲忮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由後爲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時○時○照○文○字○

血○脈□□□□□□□□□□

趙禹者斄人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爲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爲丞相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今

性豈不有不移者哉

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遷爲御史上以爲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幷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死後湯爲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爲諸卿時嘗繫長安湯傾

周陽寧成禹俱先後湯性各從其類如此

逆上意怒丞

蠱

挿

身爲之及出爲侯大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内史爲寧成掾以湯爲無害言大府調爲茂陵尉治方中武安侯爲丞相徵湯爲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爲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爲中尉徙爲少府而張湯爲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爲人廉倨爲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絶知友賓客

使尚塵幹真詐人

探上鄉文學故右文

探上好名舞智為愚忠狀

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與康反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與倨反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應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

得官屬心與趙禹求陰罪正反

探上意欲治處右貧羸者又益明無阿私

固為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罪常釋閒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至於大吏內行脩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

東上

探上忌諸侯王

三事疊串支殊省

探上意籠絡錢峻法

尊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爲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爲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爲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

嗚呼天下未有舞智詐而民不被害不多怨長禍者也

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群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

諫擊匈奴傷帝心斥湯傷心又斥湯別疏骨肉抑又傷心並殺乃快心故快心之根不可嘗

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爲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

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群臣震慴。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卻。已而為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下湯。湯治。論殺

上忽問亦驚察甚湯恐情得乃佯驚若始悟有爲之者然詐也

數怨騎聚皆不結總敘入總收妙甚

機深者深禍至哉言一李

文而湯心知謁居爲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爲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爲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按趙王趙王怨之幷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爲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爲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

文事二處并參

文出三長史客跡

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文、不、結）
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
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
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
見知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
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
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
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

買臣固心望及湯爲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爲主
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
上丞史遇買臣弗爲禮買臣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王
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剛暴彊人也
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
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 總入
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
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

田信豈即田甲耶

犯武帝意所惡

痛快酷吏之戾氣自相斃又如此然不死不免

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
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
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
湯又詳驚曰固宜有（忽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
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
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
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
君獄欲令君自爲計何多以對簿爲湯乃爲書謝曰

信幷事不辨自明

世變大綱照前血脉

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爲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椁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爲廷尉始條侯以爲禹賊深弗任及禹爲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

禹終廉倨郎惡亦露湯深文故殺身

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於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群盜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行少蘊藉縣無逋事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

縱獨猛暴縱
噬矣
忽照見攻剽
盜類用

厥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上以爲能遷爲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爲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爲岸頭侯寧成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寧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爲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

文提世變大綱一步慘烈

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爲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亾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爲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爲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鞫曰爲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爲治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爲九卿矣然其治

一坎可傷可傷

揷溫舒

竄中血脉

瘄中閻奉贊中乃斥言

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爲治後會五銖錢
白金起民爲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爲右內史王溫舒
爲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爲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
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爲小治姦益不勝
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爲務閻奉以惡用
矣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
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爲不復行此道乎嗛之
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

天道神明

義縱盗王溫舒奸嗟乎安可任哉

方略止此本惛惛不辨道好殺甚耳

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爲廢格沮事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縱得妙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爲姦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爲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爲御史督盗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爲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盗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盗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

沒家償贓故論報輒可

爲道不拾遺上聞遷爲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爲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贓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爲神速盡十二

形容

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黎來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

不五族惡能令佽忿而愉快乎

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爲能遷爲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徒諸名禍猾吏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爲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爲廷尉而尹齊爲中尉

帶連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爲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爲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爲能遷爲中尉吏民益

篇中數書上以爲能等語

見取人以身

溫舒事未結故綴

諸云相放益一時風習師師如此

又轉入溫舒

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為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為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河南守案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摯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為荀彘所縛、居久之、病死、而

綴

溫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至於中尉、

庇吏故吏虎

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爲用爲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缿購告言姦置伯格長以牧司姦盜賊溫舒爲人讇善事有勢者卽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爲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

卒用庶吏敗

結住甚微婉痛快

越遷、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爲少府、徙爲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爲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累千

照篇中血脉

益信老子之

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自溫舒等以惡爲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爲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趣具食小群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

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

上下相匿爲避法應正上下相遁結前已盡後忽更疏無端倪

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吏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爲大廐丞官事辨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爲敢決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温舒免中尉而宣爲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

天幾之也亦
白相幾成信
爲王溫舒用
名禍猾吏

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爲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爲經中廢爲右扶風坐怨成信信亾藏上林中宣使郿令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義縱爲南陽守以爲爪牙舉爲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亾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爲中

近論文者頗如周所云可咲

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宣爲左內史周爲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寃狀客有讓周曰君爲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爲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

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結□盆□多□□□□□□□□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爲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爲盡力無私遷爲御史大夫家兩子夾河爲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溫舒等矣杜周初徵爲廷史有一馬

者溫舒酷甚乃甚溫舒乎世變至此痛甚矣始爲酷吏廉家不過五百金至杜周乃累數巨萬乎痛甚矣

古史如衡懸鏡照輕重妍媸毫髮不爽酷吏賛必各舉所長毋令獨蒙惡聲意氣盡矣

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爲聲然

一句斷盡

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

抑揚變轉

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寖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爲儀表其汚

者足以爲戒方畧教道壹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
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應愉快句）矣至若蜀守馮當暴
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壁推減
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水衡閻奉
扑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傳曾舉上世教化以爲治極末贊於此十人中參
較短長錙銖尺度其與化推移耶真祖三皇孫五
伯家法

抑僭亂故不列世家

習兵

吳王濞列傳

吳王濞者高帝兄劉仲之子也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爲代王而匈奴攻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亾閒行走雒陽自歸天子天子爲骨肉故不忍致法廢以爲郃陽侯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東幷荊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自將往誅之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軍蘄西會甀布走荊王劉賈爲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

亦大神靈

壯王以填之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告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然天下同姓為一家也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富饒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

穠生央癰之喻最當

數語文勢如層巒叠嶂

又謬甚楚趙諸國並削又

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郄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煑海水爲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朝鼂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詔赦罰

並加以惡名

尚各國辭命遺風

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膠西王卬以賣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誂膠西王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

億猶言意者

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舐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柰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王瞿然

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故吳王欲內以鼂錯爲討外隨大王後車彷徉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

輕剽

志慮篤深之言

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與乃身自爲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群臣或聞王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鄉弟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地不足爲漢郡什二而爲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諸侯既新削罰振恐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西

即中令何人顧不得者名惜也

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膠西爲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

歸諸衆諸侯幸教兒公共怨漢

寧丁急甚

尚有古辭命遺風

初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幷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寡人〇不〇直〇致〇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僇辱之爲故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詿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〇三〇字〇承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

分劃諸王所攻入

爲怨意悲痛

是時楚淮南

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摶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

已從吳起兵故言其宿心如此而歸重諸王此辭命之體

部分吏士功賞

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爲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戸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戸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戸二千石千斤封千戸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戸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戸如得大將人戸五千如得列將人戸三千如得裨將人戸千如得二千石其

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盎盎時家居詔召入

莫重審將

是時天子方震動中不無

見上方與晁錯調兵笇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煑海水為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為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王為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鼂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

望錯發難故可間以素與錯郤故先爲此數言上安手下頻慰錯心故錯善其畫故得間

篡賊謬業至此何可解直欲甘心錯復怨耳

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晁錯擅適過諸侯削奪之地故以反為名西共誅晁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晁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盎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之乃拜盎為太常吳王弟子德侯為宗正盎裝治行

時三十六將軍在滎陽條侯獨乘傳往會危中自全必有畫少躁

後十餘日，上使中尉召錯，紿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袁盎奉宗廟，宗正輔親戚，使告吳如盎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袁盎來，亦知其欲說已，笑而應曰：我已爲東帝，尚何誰拜？不肯見盎，而留之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出，步亡去，走梁軍，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爲

者制之矣
匹夫繫天下
重輕如此俠
士何可輕

二計皆奇兵
須用過防不

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以東無足憂
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
知彼
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
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
深溝高壘使輕兵絶淮泗口塞吳饟道彼吳梁相敝
而糧食竭乃以全彊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
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絶吳饟道吳王之初發
也吳臣田禄伯爲大將軍田禄伯曰兵屯聚而西無

得

上計

佗奇道難以就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
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
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柰
何且擅兵而別多佗利害未可知也徒自損耳吳王
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
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
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
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

纖周丘直兒吳王不能用人故敗

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候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濞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閒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令入

便是纖綜

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
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
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
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
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
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走
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
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

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
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爲漢藩國德配天地
明並日月吳王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辠人亂
天下幣稱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
帝寬之欲其改行爲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
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爲
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
民夭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甚爲暴虐今卬等

以上字該諸王正與建文君詔反

先叙破吳楚難首也

事急時自有人任難

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爲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腰斬初吳王之渡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軍乘勝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惡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爲

應　荊鋒不可當

兵務令敵不得所欲

上勝不戰亞夫真可任兵

將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欲戰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饑數挑戰遂夜犇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饑死乃畔散於是吳王乃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紿吳王吳王出勞軍即使人鏦殺吳王盛其頭馳傳以聞吳王子子華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

敘破膠西三王膠西衆惶也

應前憂太后語

棄其軍亾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膠西王乃袒跣席稾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大王餘兵擊之擊之不勝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弓高侯頹當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

句高古

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卬奉法

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卬等以爲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卬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爲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卬等死有餘

末叙下趙趙最後下

關鍵

語有誤字頗刻削然密緻甚　技疑作枝字應本言

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死國除納于漢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爲楚王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爲江都王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賦斂使其衆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卒亡其本

二意雙承法長短綜

親越謀宗竟以夷隕蠹錯爲國遠慮禍及近身袁盎（謂袁宰南越）權說初寵後歷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應吳擅山海）封毋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應親越謀）毋爲權首反受其咎豈蓋錯邪

淮南衡山列傳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爲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栢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

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眞定眞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爲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上自將兵擊滅布厲王遂即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

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令從者魏敬剄之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爲親故弗治赦厲王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

編　日

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
稱制自爲法令擬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
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輂車四十乘反谷口令
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
長安丞相臣張蒼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
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
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爲黃屋蓋乘輿出
入擬於天子擅爲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

一本駢肆二
欲以字綜

中春爲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爲治家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爲大夫但士伍開章等七十人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爲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蕳忌謀

法吏本章一經太史公纖綜過便甚密深

殺以閉口爲棺槨衣衾葬之肥陵邑謾吏曰不知安在又佯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爲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擅罪人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春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春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

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讓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讓言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蒼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

全恩厚惠周盡可謂仁至義盡漢武時有是哉

者厚養亾命欲以有爲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蒼等昧死言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郵遣其子母從居縣爲築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告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盡誅所與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

善迎人主意爲諫

語悽戾可想

謬甚盎何謂仁心爲質哉

王弗爲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爲有殺弟之名柰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淮南王乃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柰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爲之柰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

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遂考諸縣傳送淮南王
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
冢三十戶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
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爲阜陵侯子勃爲安陽侯子賜
爲周陽侯子良爲東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
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
人不能相容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
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爲貪

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諡淮南王爲厲王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夭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爲淮南王安陽侯勃爲衡山王周陽侯賜爲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爲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

城宋不聽王而爲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越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爲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衡山王王濟北所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爲貞王廬江王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徙爲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爲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

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爲太尉乃逆王覇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拊循百姓爲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天天

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辨士爲方略者妄作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慧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爲中詗音偵長安約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王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爲妃王謀爲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

愛三月不同席王乃詳爲怒太子閉太子使與妃同
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去之
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田
宅妄致繫人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自以爲人莫及
聞郎中雷被巧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太
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即願奮擊
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
後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河

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即訊太子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

中尉善保身獨欲難不自

王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雷被事耳王自度無何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閼奮擊匈奴者雷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

我所發耳後何知今列宦者類此術

曰吾行仁義見削甚耻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爲
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爲妄妖言言上無男漢
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爲妄言非也王
日夜與伍被左吳等案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王曰
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
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
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
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

首

文起諸侯受命又服事殷故引之

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亾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爲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萬世列爲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

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毋爲吳王之聽
腹餔陳
昔秦絕先王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
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
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
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
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爲亂者十家而五又使
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
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

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
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
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
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
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
原廣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爲亂者十
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
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

此語他未聞眞是耶

說百年之秦竟帶連下吳楚妙

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
欲爲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
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
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
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亾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
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爲天子功高三王
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
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復不朝王

文勢連綿

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爲錢東煑海水以爲鹽上取江陵木以爲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爲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

剴切忠告豈子胥苗裔耶善傾人故不免於難

試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爲群臣先死於東宮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王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

子不省其父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爲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爲太子建父獨不得爲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芷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

怨本在此

禍本

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
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
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
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
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
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
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
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

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僰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爲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衆皆樂爲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絕人被以爲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

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爲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渡河乃渡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巳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爲難乃復問被曰公以爲吳興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爲非也吳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熟慮之無爲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

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皋者四十餘人今我令樓
緩先要成皋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轘轅伊闕之道
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
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人言
曰絕成皋之口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山東之兵
舉事如此公以爲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
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爲有福什事九成公獨
以爲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群臣近幸素能使

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衆鐖鑿棘矜也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佐之戍父不寧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

甚謬如掩目捕雀安可得之哉

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爲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徼幸邪被曰被有愚計王曰柰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僞爲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任俠及有耐罪以

疑甚

上赦令除其罪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僞爲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以逮諸侯太子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武隨而說之儻可徼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爲不至若此於是王乃令官奴入宮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欲如伍被計使人僞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

兵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之如發蒙耳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僞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爲求盜未發王問伍被曰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奈何被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彊弩臨江

討尢謬被所言豈謬稱引真脫族耶抑漢令自言許脫族陷淮南耶何皆未發類口語無事實也千載之究

又不殺相中尉何謂反

而安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南通勁越屈彊江淮閒猶可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走越耳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爲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爲

口絕乃謂王曰群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欲休即許太子太子即自剄不殊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

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肄丞相諸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僞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官

削爵爲士伍毋得官爲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爲王畫反謀被罪無赦遂誅被國除爲九江郡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爲太子次男

孝、吹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爲畔逆反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爲所幷、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彊榜服之、衡山內史以爲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冢以爲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許、爲置吏二百石以上、衡山

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
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王后乘舒死立徐來為王后
厥姬俱幸兩人相妬厥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
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
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兄王后怨怒數毀惡
太子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奴姦又與客姦
太子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即善
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愛

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
有賊傷王后假母者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
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實
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孝王
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
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汙之欲并廢兄弟而
立其子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己無已時
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太子前為壽因據王后股

來與王后臥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太
子知王常欲廢己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御者
姦無采與奴姦王彊食請上書即倍王去王使人止
之莫能禁乃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
子宮中孝日益親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
將軍令居外宅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
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
人救赫陳喜作輣車鏃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

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爲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郤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爲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嬴之長安上書言孝作輣車鏃矢與王御者姦欲以敗孝白嬴至長安未及

上書吏捕嬴、以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嬴上書、恐言
國陰事、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爲不道棄市罪事、事
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
淮南謀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
首匿喜、孝以爲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聞
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嬴上書發其事、即
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救赫陳喜等、廷尉治驗、公卿
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

引詩起
責君

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而守之中尉大
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
即自剄殺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與王御婢姦棄市
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
不孝皆棄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國除為衡山
郡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信哉是也
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

泠語悠揚

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爲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爲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荊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責君